

Tenshi
天使文化

爱格
AIGU

荆棘刺心系列④



莓果 著

你离开几日，
我的遭遇却如同过了数年。



请吻我

Qing wen wo

以葬时光

Yi zang shi guang

DAISY
BRAND JACQUARD

金城出版社

请吻我。Qing wen wo
Yi zang shi guang 以葬时光

莓果●著

你离开几日，
我的遭遇却如同过了数年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请吻我，以葬时光/莓果著.——济南: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11.7

ISBN 978-7-5474-0429-4

I. ①请… II. ①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38916号

请吻我，以葬时光

莓果 著

责任编辑 董明庆

总监制 梁洁

统筹 邓理

策划编辑 谭学院

美术编辑 杨平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出版发行 **山东画报出版社**

社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 (传真)

网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规格 710×1000毫米

16印张 1幅图 200千字

版次 2011年9月第1版

印次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 1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C CONTENTS

- 第一章 最好不相见，如此便可不相恋_004
- 第二章 最好不相知，如此便可不相思_030
- 第三章 最好不相伴，如此便可不相欠_058
- 第四章 最好不相惜，如此便可不相忆_081
- 第五章 最好不相爱，如此便可不相弃_104
- 第六章 最好不相对，如此便可不相会_125
-
- 第七章 最好不相误，如此便可不相负_145
- 第八章 最好不相许，如此便可不相续_162
- 第九章 最好不相依，如此便可不相侵_183
- 第十章 最好不相遇，如此便可不相聚_205
- 第十一章 但曾相见便相知，相见何如不见时_226
- 第十二章 安得与君相决绝，免教生死作相思_242

请吻我。● Yi zang shi guang 以葬时光

莓果●著

你离开几日，
我的遭遇却如同过了数年。

C CONTENTS

- 第一章 最好不相见，如此便可不相恋_004
- 第二章 最好不相知，如此便可不相思_030
- 第三章 最好不相伴，如此便可不相欠_058
- 第四章 最好不相惜，如此便可不相忆_081
- 第五章 最好不相爱，如此便可不相弃_104
- 第六章 最好不相对，如此便可不相会_125
-
- 第七章 最好不相误，如此便可不相负_145
- 第八章 最好不相许，如此便可不相续_162
- 第九章 最好不相依，如此便可不相侵_183
- 第十章 最好不相遇，如此便可不相聚_205
- 第十一章 但曾相见便相知，相见何如不见时_226
- 第十二章 安得与君相决绝，免教生死作相思_242

楔子

不远处的那个男人，被人众星拱月般围在中间，颀长的身形，模糊不清的脸孔，幽亮的双眸。她紧迫地盯着那双黑眸，狭长而明亮。她不敢眨眼，仿佛，一眨眼，那双眸子就会消失不见。她听到了自己喘息的声音，莫名的，她已经跌进了他的怀里。

他低头看她，眼里漾着笑意。他对她挑眉。极好看的眉眼，遮掩不住的锐利眼神。

“小姐，你醉了吧……”真是好听的声音，低低地在耳边流转，仿若悦耳的大提琴声。

“卡儿……我是你的卡儿……”她紧紧环住他的腰。

他拨开了她的手，再次提醒她，“小姐，你醉了……”

她抱住他：“我喜欢你……不要走……”

他再次推开她，她便重新贴上去，锲而不舍。

“这是你自找的……”他的嗓音低沉而沙哑，带着浅浅的蛊惑。

她下意识地从他怀里钻出来，愣愣地看了他一眼。那一瞬间，他的眼神，她虽然头疼得厉害，可是她想，自己一定可以记得非常久。

浓墨一样的眼睛，深深地望过来，像是在确定，然后一点点化开，染上模糊的温柔。

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，柯尼卡后来无论如何都不记得。她拼了命地去想，可是，想不起来。模模糊糊的只言片语，零零碎碎。

很久之后，柯尼卡想起这个夜晚，甚至连一句完整的对白都拼凑不齐。又或许，之所以想不起来，只是因为，她不愿意去想。她以为自己拼了命地去回忆了，可，其实并没有。

也许，那一夜的缘分原本便是一场宿命的轮回，她再次遇上他。

她看见他，失神、失态。

他看见她，微眯了眼，低眉。

心中莫名地低叹着，那一年的，那一日，那一夜。

第一章

最好不相见，如此便可不相恋

01▶

柯尼卡第一次遇到杨初一，是在福宁集团的顶楼会议室。

她第一次作为泉林集团的代表处理一项重要的合作案，对方都是J省龙头企业的负责人，虽不是刻意的西装革履，但是那股子从容淡定，一看便知，自己跟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。

她进来后，这些人连头都没抬，依然继续看着手里的文件。几年商场打滚下来，她也只是稍稍扫了一眼，便不卑不亢道：“我是这次合作案泉林一方的负责人，柯尼卡。”

那几个人大概早来了，听到声音抬起头对她微微点了点，便继续讨论手里的文件。

杨初一便是其中一个。他坐在正对着她的位置，半眯着眼睛扫了她一眼，便垂下眼帘不再看她。

柯尼卡却在他抬头的瞬间，清楚地看到了他那双丹凤眼，狭长而明亮。拿着文件夹的手不经意地轻轻抖了下，有些失态地盯着他，迟迟回不过神。

回去的时候，一辆黑色的保时捷缓缓驶到她身边，车窗打开，露出一张俊逸的脸庞。

“上车。”

杨初一说这话的时候直直地盯着她，柯尼卡避开他探究的眼神，鬼使神差地上了那辆车。

车子以诡异的速度冲上马路。

柯尼卡看着码表指针上的数字一路飙升，有些紧张，紧紧地抓着安全带。他在生气，她能感觉得到，可是她却不知道他的怒火从何而来，她跟他才第一次见面。

下车的时候，柯尼卡注意到这里是TIMES会所，N市有名的销金窟酒吧。墙上装点着各色的小探灯，光线忽明忽暗。她跟着他穿过一条条的长廊，他的腿很长，走得有些快，稍不留神，她便落到后面，只好小跑着跟上他。

他有些探究地回头看了她一眼，淡淡道：“以前来过这里。”

是问句，却是肯定的语气。

“这种地方哪里是我们这些人来的。”她脱口而出，方才觉得话有些过了。她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对着他，心里总是被一股莫名的情绪笼罩着，连话也变得这般刻薄。

她扭头扫了他一眼，果然，他的面色比之前更为阴沉。

走进一间包厢，里面已经有不少人了，很多之前在福宁已经见过了。到了包间，杨初一便不再理会她，径自坐到一个角落。

包间里唱歌的唱歌，调笑的调笑，很快恢复了正常。柯尼卡有些无聊，眼神自然地投向角落里的那个黑影，逆着光，看不清表情。那双眼睛，即便她扭过头去，也能感觉到其中的灼热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包厢里的气氛越发热络，众人开始玩掷骰子。柯尼卡并不擅长这个，因为总输，被罚了许多酒，她的酒量其实还不错，只是比起这帮人，显得有些捉襟见肘。

最后，她实在觉得有些难受，目光在昏暗的包厢里来回寻找，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他，想到那双眼睛，心底莫名地升起一股依赖，总觉得，也许，他会帮自己的。

果然，杨初一鬼魅似的来到她身边，轻轻坐下，拿起茶几上的杯子，爽快地将黄色的液体倒入口中。而后，握起她的手，抓着骰盅，慢条斯理地晃起来。

他突然松开她的手，揭开骰盅，嘴角勾起一抹笑意，对方输了。

柯尼卡偏过头看他，视线扫过他的侧脸。高高的鼻梁，似笑非笑的唇角，冷峻的线条，最后定格在他的眼角，心狠狠地抽了一下，有些落寞地垂下眼帘，不再管他们掷骰子的输赢。

旁边的人递给他一支烟，他点着叼在嘴里，慵懒地眯着眼睛瞥了一眼她，随意地吐出烟圈，青色的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渐渐消散。

他一边摇着手里的骰盅，一边漫不经心道：“你叫什么来着？”

恍了恍神，柯尼卡避开他的视线，深吸一口气，沉下心，轻声道：“杨先生贵人多忘事，我叫柯尼卡。”

“噢……”他拖长了声音，因为嘴里叼着烟，那声音像是从鼻子里重重地哼出来一样。

“贵人多忘事呐。”他把烟夹到手中，像是在品味这句话，嘴角渐渐勾起，打开骰盅，输了。

他举了举杯子，很干脆地将那杯酒悉数吞下。

玩骰子一晚上，这却是杨初一第一次输，众人忍不住起哄，他嘴角噙着笑意不说话，再次将烟叼到嘴里。

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柯尼卡总觉得他是故意的，这种感觉来得太强烈，太不可思议，连她自己都被吓了一跳。哪有人故意玩输，然后罚酒的？除非他只是想找个借口喝酒。

她忍不住又细细打量他，嘴角噙着笑意，眼中却是一片森然，明显笑意不达眼底。

那根烟，准确地说，杨初一并没有吸几口，一直这么叼在嘴里。柯尼卡看那根烟快变成烟头了，忙将烟灰缸推到他面前。

他自然地将烟掐灭在透明的水晶烟灰缸里，打开骰盅，又输了。

举起杯子，朝众人微微点头，仰起头，又一杯酒入肚。

她算了算，他已经喝了很多了，双眸中隐隐透着一丝迷离。虽然不知道他为何故意输掉然后喝酒，但她还是觉得，他是替她玩的，这样让她过意不去。

“你叫什么来着？你还记得你叫什么？”他突然扭头看着柯尼卡，眼里蕴藏着意味不明的笑意。

柯尼卡莫名其妙，谈合作方案的时候她就已经自我介绍过了，刚刚她又说了，怎么还问？

“真的不记得自己叫什么了？”他唇角的笑意更甚，直直地盯着她，迷离的黑眸中透出一股寒意。

刚刚还极为吵闹的包厢顿时安静了，柯尼卡这才发现，那群人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悄悄离开。暖色的闪灯照得杨初一脸有些模糊。像是受了蛊惑一样，她贪婪地望着他，低声道：“尼卡，柯尼卡，我叫柯尼卡。”

杨初一突然止住笑意，脸上阴沉得厉害，“Konica，是胶卷儿，不是你的名字。”杨初一的声音很轻，他的气息夹杂着淡淡的烟草味，还有微微的酒气，轻轻地喷吐在她的脸上。

“卡儿。”

柯尼卡的脑子轰一声炸开，嗡嗡作响。

湿热的吻落下。

“你叫卡儿，忘了吗？”他的声音低沉，带着特有的磁性，落入她的耳中。

柯尼卡的双眼顿时湿润了。

02 ▶

“卡儿。”

他唤住她，恬静的月光下，那棵梧桐树斑驳的皮肤上，还刻着一行幼稚的字：安子恩和柯尼卡永远在一起。

他温热的柔软堵住了她的嘴唇，不过是蜻蜓点水，两人都低着头，掩饰那满脸的红

晕。

只是，曾经那些单纯的甜蜜，终成久远。

柯尼卡重重呼出一口气，甩开脑中这些散落的片段。卡儿，她有些贪念着这个称呼，可这一声卡儿，也将她彻底唤醒。

这个城市里，没有人唤她卡儿，这个城市里，她只是孤孤单单一人而已。杨初一又是如何得知她的乳名？碰巧吗？

柯尼卡将头倚着车窗，不去看身边的那个男人。他的司机开车很稳，即便她喝了许多酒，也没有很难受的感觉。他却因为喝了很多酒，呼吸声有些重，一声一声敲在她心上，让她颇为不自在。

“杨先生。”她轻声唤他。

他的眉毛不经意地挑了挑，并没有睁开眼睛。柯尼卡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睡着了，看了看车窗外，小心翼翼地将身子凑到前面，轻声道：“司机师傅。”

“柯小姐，叫我老李好了。”李元透过后视镜露出憨厚诚恳的微笑。

柯尼卡轻轻点头：“老李，前面那个便利店停一下，我去去就回。”

李元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杨初一，见他并没有说话，便点点头。

她小跑进便利店，要了一盒加热牛奶。他喝了那么多酒，又是因为帮她，于情于理她都该负些责任。条件有限，来点温牛奶暖暖胃也是好的。

杨初一微眯眼，看着那个远去的身影，车内的灯光有些昏黄，映在他的脸上显得忽明忽暗。

“老板，柯小姐她说……”李元看杨初一睁开了眼睛，忙解释道。

“没事。”杨初一打断他。

李元见柯尼卡端着小瓶牛奶朝他们小跑过来，露出笑脸，回头道：“老板，原来柯小姐是给您买这个了。”

杨初一没有说话，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个身影。穿着黑色的套装，脚上踩着十厘米的高跟鞋，小跑起来却丝毫不显狼狈。这个样子哪里看出柔弱？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他怎么会有她很柔弱的感觉？还是，他见不得女人的眼泪，看见她蒙上雾气的黑眸，他便心慌意乱了。

柯尼卡拉开车门，对上杨初一意味不明的黑眸，定了定心神，将牛奶递给他：“喝点暖暖胃，先将就着，你还没吃东西。”

杨初一接过牛奶，轻轻啜了一口。温度刚好，暖暖的从喉咙滑到胃中，刚刚还火辣辣难受的肺顿时顺畅不少，手指轻轻捏着玻璃瓶，暖暖的温度透过冰凉的手指直达心底。

车开始发动，柯尼卡坐好，看了看手机，对李元道：“老李，送我到前面那个站台就可以了。”

“直接送她回去。”杨初一的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到柯尼卡的耳中。

李元看了看杨初一，便对柯尼卡礼貌道：“柯小姐，您要去哪条路？”

柯尼卡心中觉得怪异，他们并不是很熟识，这样的行为未免显得过于突兀，再想想也不足为奇。他这样的人一向都是旁人听他吩咐，他已经习惯做主了吧，不禁下意识地摇摇头，果然是两个世界的人。

“南海路，明珠小区。”想了想，柯尼卡接着道，“老李，那个小区有些偏，你开车，方便吗？”不是她矫情硬要推辞，实在是，那样一个普通到简陋的小区，车都不太好开，更别提他是否知道有这个地方了。

“柯小姐放心，我的脑子就是活地图，N市没我不知道的地儿。”李元爽朗道。

柯尼卡微微松了口气，不再说话。

车缓缓驶入明珠小区，柯尼卡并没有说错，从入巷口开始，弯弯曲曲，这里连个车位都没有。等会儿他们回头，车如何掉转方向都成了问题。

杨初一跟着柯尼卡下了车，这是一栋很旧的公寓。他不禁皱眉，柯尼卡现在身为泉林集团的行政经理，凭着她的薪水，怎么也不该住在这样的地方。心中虽讶异着，却并没有开口说什么。

“这里的环境不好，就不请杨先生上楼喝杯茶了。”柯尼卡微微欠身，“今天的事，多谢杨先生解围。”

杨初一侧头好奇地打量她一眼：“你一直这样吗？”

他的天马行空柯尼卡早已见识过，也不奇怪，只是有些不解道：“怎样？”

他眯了眯眼睛，像是在寻找合适的词，许久才斟酌道：“古板。”他顿了顿继续道，“还是，你只对我这样？”

柯尼卡愣了愣，像是没有听出他语气里淡淡的疑惑和一丝讽刺，礼貌道：“杨先生，我一直都是这样。合作案还没有结束，我们改天再见。”

说话间，老李已经将车停好，耐心地等在一旁。

杨初一淡淡地笑了，柯尼卡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听他说：“你可以叫我的名字。”

她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，他似乎也不介意，随意地挥了挥手，钻进车内。

黑色的保时捷在黑暗中发动，车灯亮起，接着绝尘而去。

李元看了看后视镜那个越来越小的身影，对杨初一道：“老板，这个柯小姐人是挺好，就是性子有些冷清啊。”

“冷清？”杨初一的唇角扬起，眼中闪过一丝讽刺。

她以前可不冷清，倒是有几分热情，这才几年，就转性了？看样子，她是真的忘记他了。不过，不要紧，他记得就好。

李元看杨初一面色不郁的样子，很自觉地没有再开口，专心地开着车。

杨初一捏捏鼻翼，呼出一口气。

迷迷糊糊的，脑海中总显出那个女人的模样，像八爪鱼一样，死死地攀在他身上。

他好笑：“小姐，你醉了。”

她睁大眼睛盯着他，泪水毫无预兆地滑落：“我是卡儿，我是你的卡儿。”

分不清到底是梦还是现实，杨初一只听到自己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心开始跟着涌出一股莫名的酸涩。

柯尼卡和着衣服横躺在床上，脑子里有些混沌。很多的片段叫嚣着蜂拥而至，冲上脑门儿。它们一个一个地在她脑海中沉沉浮浮，却寻不着出路。

眼前似乎还晃着他的眼神，一丝探究，一丝嘲弄，一丝好奇。昏暗不明的彩灯下，他半眯着眼睛说道：“你来过这里。”

来过吗？她细细想了想，那样的场所她应该没有去过，只是隐隐又觉得有些熟悉，这样胡乱地想着，却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有些事情似乎已经全然忘记了，却在不经意间显出端倪。她从枕头下好不容易摸到了手机，又让它滑开了，这样反复几次，她竟觉得浑身都带着凉意，手心里全是冷汗。

虽然杨初一替她挡了不少酒，但是她今天晚上喝的也不少，现在迷迷糊糊地躺着，本有几分清醒的脑袋又变成了一团浆糊。索性把自己扔在床上，不再动弹，沉沉地睡去。

仿佛是做了一个梦，她看见自己穿着白色的连衣裙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，骑单车的少年手把着龙头，口里一直说着一些趣事。

她努力把身子向前倾，想要看清楚他的样子，车却在这时颠了一下，她条件反射地紧紧环住少年的腰，待车行稳，她却瞬间面红耳赤，庆幸这副样子没被他看去。

梦中的场景在不停地变幻，她看到很多人，她很焦急地想要寻一个身影，却总也想不起那人是谁，叫什么。她知道，她在害怕。想要大声地呼喊，喊出的声音却连她自己都听不到，只觉得嗓子干干的难受，眼里跟着渗出温热的液体。

梦开始变得混乱，她看见自己一直在喝酒，一直喝，跌跌撞撞地走着，撞入一个温暖的怀抱，她努力地想看清楚他的样子，却只能对上那双黑眸。

她突然觉得她的眼睛，她的整颗心都变得湿润了。紧紧地抱着这个人，不要放开，不能放开。

尽管在睡梦中，柯尼卡仍觉得自己的头皮一阵发麻，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段在脑海中不断闪现。

她看不清对方的脸，就只记得那双眼睛，狭长而明亮，一直静静地看着她，像是包含了更多内容

他的身体很温暖，让她情不自禁地想要靠近。她想要从他身上多汲取些温暖，她不知道他是什么表情，她只知道，她不能放开他。

有些东西她其实应该记得，只是不知为何，她总觉得自己又什么都记不清楚。很多东西过去很久了，久到她几乎忘记了，渐渐地，便好像真的忘记了一般。

人真的是一种奇怪的动物，明明已经刻意忘记许久的事情，明明那些已经逝去很久的感觉，却会因为一点点的刺激，莫名其妙地全部涌现出来。

而原本死水微澜的生活也在渐渐被打破，对于这点，柯尼卡有所察觉。奇怪的是，对这些突来的变化，心中虽有不安，却并没有多反感。她微微蹙眉，难道是寂寞太久的缘故吗？

03 ▶

“konica。”

轻快的声音传来，柯尼卡了然地回头，是唐筱米，唐家的掌上明珠，他们老板最宠爱的侄女，也是杨初一的表妹。就连这次的合作案，隐隐的也是给她作嫁衣。

“唐小姐。”

“唐筱米。”唐筱米纠正她，表情愉快。

柯尼卡微微笑着，也不说话，随意地翻着桌上的文件。

唐筱米见状，嘟起红唇有些央求道：“晚上跟我去玩儿吧。”

“去哪里？”柯尼卡略略用手抚了抚额头。

她以前下班都是及时回去，可自从认识唐筱米，隔三差五的，总是被她拉去作陪。大多时候她是跟着去的，无非是逛逛街，买买东西，饱饱口福。

她平日的生活也比较单一，便觉得偶尔放松一下也是好的。何况，她很喜欢唐筱米，她虽不多话，心里却极喜欢这样的性子，甚至有些羡慕。

曾经，她也有这般花开烂漫的时候，只是，终究远去。

“走吧，去了再说，该下班了。”唐筱米一见柯尼卡的模样，便知道她这是默许了，于是亲热地挽着她的手臂。

柯尼卡没有想到，唐筱米所说的玩儿，竟然是跟杨初一他们那伙人见面。因为合作案的关系，也见过几次面了，而最近一次离现在差不多有半个月了。

这期间，他没有联系她，她自然也不会联系他。他们本是因公事相识，无非是多说了两句话。合作案的事情尘埃落定后，他们也就没有交集的必要了。

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，她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做的，她从来也没想过要跟他有什么牵扯。如今再次见到他，心中竟觉得有些怪异，却没有表露出来，只是安静地坐在一旁。

其实也没多大意思，无非是一些个公子哥儿挽着几个妖娆的女人，随意地调侃着，旁边还有两桌牌局。场上的人倒是好认，杨初一自是不必说，挽着他胳膊的漂亮女人正甜腻地看着他。

旁边的两个男人也好认，眉眼、轮廓都跟杨初一有些相似，稳重的那个该是杨初二，嘴角洋溢着笑意跟唐筱米悄悄说着什么的该是杨初三。

杨家在J省是名门大户，她在N市待了六年，自己所在泉林集团与杨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这些她是知道的。据说杨家的老人在军区任职，是电视新闻里才会出现的人物。他们三个兄弟也是极为出名的，除去在从政的杨初二，杨初一、杨初三均是财经杂志、八卦周刊的宠儿。

这些人，有些是见过的，有些却是陌生的，他们相互之间都极为随意。除了刚开始的时候她扫了杨初一一眼，之后便再无交集，两个人都淡淡的，好似陌生人一般。

她并不觉得意外，这个样子才像他。

柯尼卡静静坐着，旁人玩闹她也不参加，偶尔唐筱米拉她，她才会跟着说两句无关紧要的，众人也不强求。

唐筱米说起那些趣事，眼睛亮亮的，小脸透着红晕，有些明明很小的事情，到了她口里也会变得极有意思。柯尼卡看着她，觉得心里暖暖的，表情自然地放柔和，时不时也会被她逗乐，忍俊不禁。

不知是不是碰巧，她稍稍一偏头，便撞见一双黑眸，深不见底。心不受控制地猛跳了一下，握着骨瓷杯的手一抖，差点滑落，她不由得垂下眼帘，手上加上了几分力道，紧紧抓住杯耳。

等到散场时，唐筱米正跟杨初三聊得开心，探头对杨初一道：“初一，我要跟初三他们一道儿，Konica跟我一起打的过来的，这么晚了……”

杨初一温柔地含笑，应道：“知道了。”抬头又对杨初三道：“路上别再玩了，让筱米早点休息。”

柯尼卡在一旁几欲开口拒绝，却不知何时被杨初一捏着手腕，力道很大，并不温柔，甚至有点恶狠狠的意味。待旁人的车渐渐远去，他的脸便彻底暗下来，狭长而明亮的眼睛闪着危险的气息，牢牢将她锁定。

李元已将一辆大奔开到他们面前。果真是有钱不知道怎么花的纨绔子弟，柯尼卡苦笑，上次还是保时捷，今天便换大奔了。

杨初一坐上驾驶座，面色不郁道：“上车。”

柯尼卡四处看着，这里极为偏僻，打车也是很困难的，心下有些懊恼。

“上车！”杨初一显然失去了耐性，这两个字几乎是咬着牙蹦出来。

他们总共也就见过这么几次面，比陌生人好不了多少。之前他虽然也是表情阴晴不定，让人觉得性情难以捉摸，这样红着眼睛吼她还是第一次。

柯尼卡狠狠心，便坐到副驾驶位上。此刻她也摸不准这位大少爷又别扭什么劲儿，她今天一直很本分，除去跟唐筱米聊天，总共也没说几句话，应该没惹到他才对。

下意识地叹了一口气，这个人在旁人面前总是极具绅士风度，就连生气时，嘴角也隐隐地噙着笑意。他的眼睛像是包含着许多内容，深邃、明亮。怎么偏偏对她如此呢？她想不通，索性不去想，头靠着车窗，欣赏沿途的风景。

其实哪里有什么风景？远处点点星火，除此之外便是黑漆漆的一片。

车咯吱一声，她的身体条件反射地向前倾，车停下，她有些恼怒地扭头去看杨初一，对上他的双眸，里面有一簇一簇的小火苗在跳跃。

这样的情景似曾相识，脑海里有些零星的片段一闪而过，却又抓不住。有些茫然地再看向他的眼睛，她觉得自己有些痴了，就连如何呼吸都已忘记。

“想起来了么？”杨初一的声音有些哑哑的，带着些许诱惑，唇已经贴了上去。

她只觉得自己的脑子轰一声炸开了，他的唇带着炙热的温度，瞬间烙在她的脑海中。如果说上次的亲吻是因为两人都喝了酒，犯了迷糊，那么此刻呢？

她能清晰地嗅到他身上的淡淡的烟草味，四面八方地将她包围。所有的感官在此刻都被放大，他的双臂像烙铁一样炙热有力，将滚热的温度传递到她身上，他的手指每到一处，都留下热辣辣的疼痛感。

他的牙齿磕到她的唇瓣，根本不给她退缩的机会，她能感受到他身上清楚传达出怒意，却不知这怒意从何处而来。唇齿间的纠缠带着莫名的熟悉，她被自己的想法惊呆了，她怎么会对他的吻感到熟悉，甚至觉得有些亲切。这种感觉来得太过突然，却又那样真实。他于她而言，完全是一个并不算熟悉的男人，为何她会有这样匪夷所思的错觉？

杨初一松开她，对着她呆滞的面孔，微微喘着气，压低嗓音道：“还没有想起来，是吗？”

这话虽是在问她，却不等她有所反应，他俯下身子，对着她白皙的脖颈重重咬下去。颈窝处传来一阵剧痛，她顿时惊醒，这个男人居然咬她？

“卡儿，想不起来就不要想，现在开始，我要你记得。”他像是在嘟哝着，话说得很含糊，她的颈窝处已有一块极为清晰的咬痕，他能看到她因为疼痛而紧皱的秀眉。

柯尼卡的心却不再平静了，她好像漏掉了什么重要的环节。她需要想起来什么吗？第一次他叫她卡儿若是碰巧，那么这次呢？

颈窝处传来一股湿热，那感觉又酥又麻，让她的身子一阵一阵地发软。她开始害怕，他在温柔地舔舐那处咬痕，带着一丝怜惜。他此刻的温柔真真切切地让她从心底涌起一股恐惧，几乎是下意识的，她用力地推开他：“杨先生，请自重。”

柯尼卡觉得自己的话很苍白无力，因为她看见他又笑了，明亮的眼里满是嘲弄，她的心居然因为这满眼的嘲弄而变得极不舒服。

“杨先生。”她满心满腔的难受，说不出地烦闷，“我不知道过去是不是有过失礼的地方，如果不小心冲撞了您，在这里，我与您道歉。但是，请不要再用这种方式跟我开玩笑。”

暖黄的车灯下，杨初一微微眯了眯眼睛，紧紧地盯着她，拇指极为轻柔地滑过那块咬痕，诱人的粉色。听到她的话，他只是微微皱眉，没有说话。

转瞬，车子重新冲上马路，两个人谁都没有开口再提及刚刚的事，车内安静得让柯尼卡能听到自己咚咚的心跳声。她的心，她的脑，她的整个人，全都乱了。

“下车。”他的声音冷冷的，一如当初叫她上车时那般蛮横。

杨初一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，柯尼卡则坦然地打开车门，她的双脚刚刚着地，车门便重重地甩上。

看着那辆大奔迅速地消失在视线中，柯尼卡只觉得眼眶一热，温热的液体烫得眼底生疼，她还来不及擦，便翻滚着涌了出来。

她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凌晨一点，照了照镜子，嘴唇有些红肿，颈窝旁的齿痕带着浓郁的粉色，微微凸起。

重重呼出一口气，明日还得上班，这副模样，真不知要怎么见人。

把自己扔到床上，明明很累，却没有一丝睡意。眼前一直闪现着杨初一的模样，他的愤怒夹杂着一丝无奈。

以前来过这里？

想起来了么？

卡儿……

他的眼睛，漆黑如墨，深深的，仿若要将她吸进去。

这样翻来覆去地胡乱想了一个晚上，后果显而易见。凌乱的头发，眼圈下重重的黑影，脖颈上齿痕的凸起处已经恢复平坦，那抹浓烈的紫红却是极为醒目，即便涂了厚厚